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十二

止一

前廢帝

諱子業少字法師孝武長子也

在位一

元永光元年

魏拓跋濟

春正月乙未朔改元大赦

丙申魏大赦

二月丁丑魏主濳如樓煩宮

樓煩縣漢屬鴈門郡魏晉棄之荒外魏收地形志鴈門郡原平縣有

樓煩城賢曰樓煩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余案唐書靈州古樓煩地也

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濫

錢事始一百二十八卷

商貨不行庚寅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

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鑿謂之耒子

鑄錯也杜

佑通典未
子作來子

三月乙巳魏主濬還平城 夏五月癸卯魏主濬殂

年二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楚楚酸
痛之貌

魏主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甲辰太子宏

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魏主宏時年十二侍中車騎大

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陽休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

度於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治疾於代郡溫泉魏土地記曰
代城北九十

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
桑乾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乙渾使司衛監穆多侯召之魏官
有司

衛監典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

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麗曰安有聞

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卽馳赴平城乙渾所爲多不瀛麗數

爭之戊申渾又殺麗及穆多侯壽之弟也麗少忠謹舉動審

慎而無愆失太武特親昵之性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好學愛士
常以講習爲業以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及其死也朝野
無不歎息己酉魏以渾爲太尉錄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爲司徒尚
書左僕射代人和其奴爲司空殿中尚書順陽公拓跋郁謀誅渾
渾殺之初魏主始立渾隔絕內外不使相見百官震恐計無所出
郁素忠正亢直乃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
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今來特欲求見
主上耳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接百官諸君
何疑遂奉魏主臨朝及是復謀誅渾遂遇害 壬子魏以淮南王
它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鎮涼州 六月魏開酒禁 壬午加
柳元景南豫州刺史加顏師伯丹楊尹 秋七月癸巳魏以太尉

乙暉爲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暉 帝幼而猜暴及

卽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旣殂帝年漸

長欲有所爲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

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

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官中有二天

子法興眞天子官爲慶天子慶僞物也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

與太宰顏柳共爲一體往來門客恆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

法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官闈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

官有帝遂發詔免法興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法興死

解巢尚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典

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人皆苦之帝嘗戲曰顯度爲百姓患比

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卽宣旨殺之尙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楊尹
顏師伯居權日久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
伯爲尙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尙書王彧爲右僕射分其權任
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
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
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舍晝夜帝內不能平旣殺戴法興
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
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
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
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
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

目粽

宋人以蜜漬物曰粽。唐以益智粽遺武帝。即蜜漬益智也。

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端麗武

帝特所鍾愛飲食寢臥常不離於側武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醜盤而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算得未嘗噉悉以與人及長性嗜不恤日時移變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賜與不節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久之不還民有通辭索直者輒題後作原字及是遇害人亦莫之惜也帝既殺義恭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皆死元景起自將帥而有宏雅之度時在朝勳要

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
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噉耳乃復賣以
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人多稱之及其遇害朝野無
不歎惋既又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大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
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
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
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顓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
帝由是德之既誅羣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尙書與尙
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
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
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

於將迎始終無逆帝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戡戡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面取其貌美
首取其髮美

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

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須髯如戟何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爲亂墜以死自誓凡十餘日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醜鬼如何不醜立召畫工令續之

續鼻上額也
柳宗元詩曰

嗜酒鼻成

以建安王休仁爲雍州刺史湘東王彧爲南豫州刺史

皆雷不遣 甲戌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乙亥

以始興公沈慶之爲侍中太尉慶之固辭徵青冀二州刺史王元

謨爲領軍將軍 魏葬文成皇帝於金陵廟號高宗 九月癸巳

帝如湖熟

湖熟漢湖熟侯國屬丹楊郡晉宋爲縣治化中廢爲縣屬上元縣

戊戌遷建康新安王

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辛丑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

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復生王家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

母妹發殷貴妃墓

母弟母妹謂同母弟妹也

又以爲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

遂欲掘景甯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因縱糞於陵肆罵孝武

爲驢奴初金紫光祿大夫謝莊爲殷貴妃誅曰贊軌堯門帝以莊

比貴妃於鈞弋夫人

鈞弋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太始三年

欲殺之孫奉伯說帝曰

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生長富貴今且繫之尙方

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從之 徐州刺史義陽王昶

素爲世祖所惡民間每訛言昶當反是歲訛言尤甚帝常謂左右

曰我卽大位以來遂未嘗戒嚴使人邑邑

邑邑不得志也

昶使典籤遼瀆

生奉表詣建康求入朝帝謂瀆生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正欲討

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問瀆生義陽謀反何故不敢瀆生懼逃

還彭城帝因此用兵己酉下詔討昶內外戒嚴帝自將兵渡江命

沈慶之統諸軍前驅瀆生至彭城昶卽聚兵反移檄統內諸郡皆

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

夜與數十騎開北門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尙公主

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丹楊王 吏部尙書袁顛始爲

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頓懼
詭辭求出甲寅以顓督雍梁諸軍事雍州刺史顓勇蔡興宗謂之
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

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瑱爲都督荆湘

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爲子瑱長史南郡太守行

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顓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

朝不保夕曷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

蕭子瑱曰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宏農郡陝縣周世二

伯主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荆州爲陝西顓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

陸流通

襄陽至江陵水則由漢河陸則由長林當陽

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

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聞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

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疏末由有患官省內外人不自保

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費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

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顛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

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

事顛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閒必盡日窮夜顛與琬人地本殊

袁顛有清

望又名門也鄧琬性貪鄙又寒族也故云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蔡興宗爲

吏部尙書戊午解嚴帝因自白下濟江至瓜步

晉宋都建康新亭白下皆江津

要地新亭在兩白下在東白下蓋今之龍灣也按白下城合白石壘唐武德中移江甯縣於此名白下縣沈慶之復

啟聽民私鑄錢慶之始議見一百一十八卷孝建三年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

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經環錢經與線同貫之以

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料數者料其多少之數也十萬錢不盈

一掬鄭元曰兩手曰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冬十月丙寅帝還建康

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尙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如譖藻於帝己

卯藻下獄死會稽大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

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甯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

何瑀見一

百二十八卷半

武孝建三年 尙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

詐言公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爲夫人加

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

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

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

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尙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

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卿宗非有求於公者何爲見拒

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

道盡率德改行無復可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

喁魚口向上也

以諭百姓仰望如羣魚然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

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濞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夕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

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

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

頓讀曰純又讀如字

雖欲

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

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閒消息若一夫唱首則俯仰可

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

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陞攸

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鑿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

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尙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代
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爲民
閒傳言公悉預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
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
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
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
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
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
免今因此眾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
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
開青溪諸楸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

父兄子直閣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問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攸之隨慶之討隋王誕有功慶之抑其賁由是恨之故果於殺時年八十慶之字宏先少有志力孫恩之亂遣人寇建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及既貴徙居婁湖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柳元景顏師伯嘗詣之曾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富貴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挹損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寢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懽帝嘗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

二今察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讓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耳及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瘡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未幾果賜死慶之

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耶文季曰

我能死爾能報

左傳楚平王信費無極之譖執伍奢無極曰奢之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

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爾父棠君尙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若我能死爾能報伍尙至楚并奢殺之員奔吳持兵以報楚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子祕書耶昭明聞父死曰

何忍獨生亦自經死

杜佑通典曰後漢馬融爲祕書郎詣東觀與校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校讎脫誤亦謂之

郎中武帝分祕書屬籍爲甲乙丙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宋齊尤爲美職皆爲甲族起家之選居職例十日便遷齊梁末多以貴遊子弟爲之無其才實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爲後沈文

季業誅沈攸之親屬以報仇張本

帝許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武公葬

禮甚厚領軍將軍王元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元謨

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元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爲東陽太守元謨

與籤包法榮家在東陽元謨使法榮至興宗所興宗謂法榮曰領

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恆言收已在

門不保俄頃

收謂帝將遣吏兵收之也

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

禍至因使法榮勸元謨舉事元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

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

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開

者謂欲清閑寫其所懷也

道隆解其意招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壬寅立皇

后路氏太皇太后弟道慶之女也 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

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
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爲竹籠盛而稱之以或尤肥謂之豬王
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
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
尚少故竝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竝雜食搃之掘地爲坑實以泥
水裸或內阮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
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推移也遷轉也言以談笑後諛轉移
帝意也或曰推遷延少府劉暉妾孕臨月考異曰宋書帝紀作少
統之意說讀曰悅府劉勝始安王休仁傳
作廷尉劉暉未略及南史帝紀皆作少府劉暉休仁傳作廷尉劉蒙今從其多者 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
欲立爲太子或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
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曰何故休仁曰待皇子生

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曠妾生子

名曰皇子爲之大赦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

弟數皆第三太祖高祖第三子世祖太祖第三子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子勛

世祖第三子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

在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遇主帥潘欣之侍替褚靈嗣聞之

諸王有侍讀掌授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考異曰子勛傳

帝有侍書掌教王書琬曰身南上寒士蒙先帝殊恩以

告琬宋略曰帝使道遇齋藏至得賜琬謂道遇云云今從琬傳 琬曰身南上寒士蒙先帝殊恩以

變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

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

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

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動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

眾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
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
紹宗等竝為將帥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
湓口琬稱子助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悅暢之弟也
琬悅二人共掌內外眾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
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遣使詣江州部內諸郡
籍民丁上之以為兵收斂
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
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竝統前軍移
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壘左右使驛之南平王鐸妃
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
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

厭之明且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己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眾所畏服皆爲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顧憚恣爲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阮佃

夫內監吳興王道隆

江左之制天子及諸王皆有內監內監齋監也齋內自主帥以下皆得監祭之

學官

令臨淮李道兒

晉制諸王國置學官令一人

與直閣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琅

邪瀆子文祖等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或左右錢藍生亦在中或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保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

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竝從湘東王或獨在祕書

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

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

李延壽恩倖專論曰若徵兵動眾大興人役優劇遠近驚

於內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期符綬詔姦偽非一書細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爲利染

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

晉氏度江立南彭城郡於晉陵界

細鎧將晉陵王敬則

吳郡

無錫以西爲毘陵郡晉東梅王越世子名毘而東海國故食毘陵懷帝永嘉五年改爲晉陵郡備考晉陵王敬則宋書作臨淮齊書

作晉陵案南史王敬則臨淮射陽人僑居晉陵南沙縣

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

應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

越等竝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

人因密邀之僧整卽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

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潛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

文帝元嘉二十三年起景陽山於華林園

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

不中綵女皆逃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

年十宜七

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爲休仁就祕書省見湘東王卽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於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跪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

江南天子宴居著白紗帽

令備羽儀雖未卽位凡事悉稱令

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

尙頑悖有兄風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尙及會稽公主
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
閣口蔡興宗謂尙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
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棄人

言乘此以
奉辭伐罪

乃葬之秣陵縣

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早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
王亦篤王既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爲黃門
侍郎茂之爲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
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太尉進鎮軍將軍江州
刺史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
仁爲司徒代晉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爲荊州刺史桂陽王
休範爲南徐州刺史 乙丑徙安陸王子綬爲江夏王

太宗明皇帝上之上

諱瑛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 在位八年改元二泰始七泰豫一

丙寅湘東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泰始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
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爲中護軍道隆暉於廢帝廢帝嘗
使左右淫逼建安王休仁母楊太妃左右竝不得已順命獨道隆
歡以奉旨盡諸醜狀至是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帝
乃賜道隆死附錄道隆嘗侍孝武帝帝稱謝超宗誅有鳳毛超宗
謝超子也國有文辭而超宗酷似其父故帝云然道
隆武人不喻旨遽出俟超宗曰聞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
轂之室何得異物邪道隆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從
還內道隆謂道隆鳳毛待至宗據譚金童太一等雖爲上所撫接
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
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
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

之復入直閣

攸之後平尋陽遂總
或北討歷居方面

辛未徙臨賀王子產爲南平

王晉熙王子與爲廬陵王

壬申以尙書右僕射王景文爲尙書

僕射景文卽或也避上名以字行 乙亥追尊沈太妃曰宣太后

卽上母沈
婕妤也

陵曰崇甯

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

梁郡太守殷琰行府州事

晉孝武太元中僑立南梁郡於淮南安
帝義熙中才置始有淮南故地屬南豫

州五代志淮南郡壽
春縣舊有南梁郡

及休祐徙荊州卽以琰爲督豫司二州諸軍

事豫州刺史 有司奏路太后宜卽前號移居外宮上不許戊寅

尊路太后爲崇憲皇太后居崇憲宮供奉禮儀不異舊日立妃王

氏爲皇后后景文之妹也 罷二銖錢禁鵝眼縷環錢餘皆通用

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

開黃閣

時加子勛開府儀同
三司故云開黃閣

實爲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

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

殿下當開端門

天子開端門宮門正南門曰端門

黃閼是吾徒事耳眾皆駭愕琬

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顛既至襄陽卽與諮議參軍

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卽建身

馳檄奉表勸子勛卽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爲江州刺史

欲

代子

勛荆州刺史臨海王子瑁卽本任

休祐不之荆州瑁子瑁本任以安之

先是廢

帝以邵陵王子元爲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未

州使爲道路行事

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

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

桑尾卽桑落洲尾

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

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

明茂謂明德茂也謂上矯太皇太后令賜璽章王子尙死也

篡竊大

寶于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

孝武帝二十八子時存者子勛子綏子房

子頊子仁子眞子元子眞子孟子
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郢州刺史

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卽解甲下標卽

兵立標以募兵 既而聞江雍猶治兵江謂郢州 郢府行事荀下之

大懼郢州居江雍之間懼其 卽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元帥眾

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

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

當尙世祖女帝知宋世諸主莫不嚴妒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整表恩加典外顧審翰蔽伏

用憂惶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尙王姬者雖累經美

旨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懼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衆

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傑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

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矐交殷冲幾不免於彊鈕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閭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孀爭婚和勸以嚴尼媼競前相諧以急其閑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哺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畫棋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裙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

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賸象有貫魚
本無媵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謂今義絕旁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
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雖曰家事有甚土憲發口所言恆同
科律王藻雖復疆很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褚暖憂憤用
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
妨繁衍是以向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儼咎以臣凡弱
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膏前後嬰此其人雖眾然皆患
彰遐邇事隔天胡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幸屬聖明臣之鄙懷可
得自盡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
膚削髮投山竄海帝復優詔不許其讓表云云特欲警公主也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十三

止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

兩秦始二年

魏拓跋宏天安元年

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 癸巳

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爲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

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

刺史王元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

虎檻

虎檻洲名在蒲圻東北江中蕪湖之西南也

時元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

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眾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 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瑱竝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爲尙書右僕射張悅爲吏部尙書袁顥加尙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

孫爲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

文帝元嘉末置司州於汝南孝武大

明中省廢今復置之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四郡

以義陽內史龐孟蚪爲司州刺史徐州

刺史嵇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稽安都遣使邀

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嗣據睢陵應建康

睢陵

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孝武大明元年度陽濟陰郡沈約曰濟陰本屬兗州其民流寓徐土因割地爲郡境隋併睢陵入夏邱縣唐以夏邱爲虹縣屬泗州復漢舊縣名也虹漢書音貢今音絳杜佑曰睢陵縣故城在泗州下邳縣東南安都遣

其從子直閣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

文帝元嘉十年割濟

南太山立太原郡京齊州長清縣宋太原郡地也

嗣令孫之弟也安都婿裴祖隆守下邳

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

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辭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

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

晉安帝義熙中土徽立淮陽郡於下邳角城唐泗州治宿

陳郡古角城也

請降於索兒龐孟虯亦不受建康之命舉兵應尋陽帝召

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覲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

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

漢官有都水長屬少府晉屬大司農後遂置都水使者掌河津

漕渠凡水利事并督治船艦

璪說覲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

東揚州所

統五郡

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

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爲義興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開晉安王子

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

竝無不可

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鹿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使主社稷乃備以璧見

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崩加焉子于子皆皆遠之平王弱

抱向入再拜皆厭

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

廢帝改元景和

不任社稷

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

自宋以來率謂江州爲九江晁氏志曰太湖一湖而

曰五湖昭餘一澤而曰九澤九江一水而曰九江余按書禹貢曰荆及衡陽爲荊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安國註曰江於

北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漢書地理志江都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於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尋陽地記曰九江一日烏江二曰豫江三日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日吹江六曰源江七日廣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頌元九江與云一日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射江六曰白烏江七日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廣江參差隋水尺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到歙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袁樸曰陳元暉說皆謂江水至是分爲九道獨晉氏謂爲不然晉氏謂下文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逾北合於匯說者謂東陵巴陵也蓋今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一日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許慎曰蕩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非行合於彭蠡卽經所謂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逾北會於匯也由是觀之九江不在潯陽明矣所謂九江者蓋今洞庭也考之前志沅水漸水漁水辰水敘水酉水醴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於江所謂九江者豈非此乎宋白曰九州潯陽郡禹貢九江孔殷彭蠡既潯彭蠡在州東南五十三里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是也然則彭蠡以東爲揚州之城九江以西卽荊州之城周景式廬山記云柴桑彭蠡之郊古三苗國舊屬廬江地又案尋陽記云春秋時爲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蘄州界古蘄城是也秦并天下以此屬廬江郡漢屬淮南而後漢爲豫章廬江二郡之境三國之時此地雖爲呂蒙要津而未立郡吳但分尋陽隸武昌晉初尋陽猶理江北盪曠移於此

始置尋陽郡隋爲九江郡余按秦并天下置九江郡項羽封黥布爲九江王蓋六漢地理志所謂九江在潯陽縣南沈約宋志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二漢馮盛江吳立斬青郡尋陽縣屬焉此時尋陽之地在江北晉亂立尋陽郡後郡治於柴桑而尋陽之名遂移於江南晉惠帝置江州治豫章成帝移江州治尋陽時人蓋因漢志所謂九江在尋陽縣南而尋陽又爲江州治所遂謂尋陽爲九江若禹貢之九江其地實難考見若必以夷陵爲西陵遂以巴陵爲禹貢之東陵據取台洞庭之水爲九江考之前志會洞庭者不止九水而鄱道元水經註謂廬江郡有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又考水經註自沔口以下有湖口水加湖江水武口水烏石水壘水巴水希水帶水利水皆南流注於江而後至青林水口亦可併合九水之說但未敢以爲是九乃遣巴郡河之迹至漢已不可悉考而欲強爲九江之說難矣

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

吳分潯陽爲永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世縣

屬丹陽郡其地盡在今安吉州建康府廣德軍三郡界下云水世
令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則其地又夫牙入今常州界東兵欲自此
進直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

曲阿吳志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
則土崩立至宥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
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建

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朱許右
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
之且素無部曲爲土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
之琰以叔寶爲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
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
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

上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尙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輿宗言之不已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南新蔡二郡

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

汝南郡時治懸瓠宋以新蔡郡
帖治汝南故周矜領二郡太守

自是二郡
太守多矣

袁顛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爲太

守

上使宄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辭安都

請宄自略陽歸南
世在背徐立效爲

土人所信重故
使還說辭安都

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

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

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爲將榮祖崇祖

之從父兄也

司徒參軍葛僧韶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也請百

往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辭索兒心據津逕僧韶開行待至說孝

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兇剪暴更
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煽搆
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

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闔少有立功之志畏以氣節

成名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控引也南史作控濟何義勇文意尤爲明暢非唯匡主

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

兵甲精強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卽口委妻子於瑕邱瑕邱縣故

魯野邑漢爲山陽郡魏晉省宋爲兗州治所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

聞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

延陵晉武帝太原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立延陵縣屬晉陵郡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

眾力不少竝僉楚壯士晉書楚壯士人爲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

號冠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初上遣

東平畢眾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命以

眾敬行兗州事眾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邱眾敬引

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眾敬盡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

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應不從無鹽對白涉晉以來屬東平府廢名其地當在卽郟州界水經

臨濟水逕壽張縣須胸城西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

在今縣東東平國纂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丙午上親

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

城劉劭齊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請軍西討殷攻考異曰宋昭二

都督西討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

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覲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弟皆已

附覲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眾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 壬子路

太后殂

考異曰宋略南史皆曰義嘉之歸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

喪事如禮宋書

孔凱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

其地在晉陵西

北九里因

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

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

將帥咸勸休若退保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

以土埭水曰埭

眾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眾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

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

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

晉成帝咸康三年廢

亮鎮荊州以司州屬戶立河東郡隋唐之松滋縣即其地也

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

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

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

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

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竝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

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板崇

之領縣事喜至國山

國山在陽羨縣界晉立義興郡分陽羨

入義興縣

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

吳城在義興西南九城志所謂秦伯城是也

劉延熙

遣其將楊元等拒戰喜兵力甚弱元等眾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

興延熙柵斷長橋係郡自守

義興今常州之宜興也我朝太平興國元年避太宗師名改爲宜興此長

橋蓋在荆溪之上今宜興縣南二十步有荆溪上承百瀆兼受數郡之水劉延熙蓋柵斷荆溪之橋以自保其地也

日今常州宜興

縣南三十步有長橋
卽周處斬蛟之所

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

城有眾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
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勇有膽力上以四百

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

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

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

渡荆溪之水也

分兵擊諸壘登高指

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

興 魏丞相太原王乙渾專制朝權多所誅殺安遠將軍賈秀掌

吏曹事渾屢言於秀爲其妻求稱公主秀曰公主豈庶姓所宜稱

秀甯取死今日不可取笑後世渾怒罵曰老奴官慳會侍中拓跋

丕告渾謀反庚申馮太后收渾誅之秀葬之子

賈彝見一百八卷
晉孝武太元二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十三

七

思補樓

年 丕烈帝之元孫也

拓跋醫槐遺
諡烈皇帝

太后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

中書侍郎漁陽高閭及賈秀共參大政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

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

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覲將孫曇瓘程

扞宗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

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眾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

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

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重至義鄉

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
之長城立義鄉縣屬義興

郡今湖州古吳興也長興縣
古長城也在州西北七十里

孔瓘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瓘

計事聞臺軍已近瓘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

將爲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唐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瓘

棄郡奔會稽上以四郡既平

四郡晉陵義興吳興吳郡也

乃留吳喜使統沈懷

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

以吏部尚書蔡興宗爲左僕射侍中褚淵爲吏部尚書 丁卯吳

喜軍至錢塘孔瓌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弼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

向黃山浦

黃山浦今漁浦是也漁浦東南部後黃山諸暨志吳甯鄉在縣東四十五里管五甲一日黃山里在今越州西

北四十

五里 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越西陵

柳浦即今

浙江亭東跨浦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於餘杭縣置

杭州又自餘杭徙治錢塘又移州於柳浦今州城是 擊斬庾業

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孔覲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曇起兵攻

郡覲逃奔嵒山程車騎從事中郎張綏遷尋陽王子房於別置封

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曇入城殺綏執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

庫皆空獲孔瓌殺之庚辰嵒山民縛孔覲送曇曇謂之曰此事孔

璩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臨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有孔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閒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倖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闕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兒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率不尙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竊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尙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每稱二覲覲弟

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轎重十餘船
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
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
乃去遷御史中丞時東土大旱都下米貴道存爲江夏內史慮覲
甚乏遣史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昔在江夏三載去
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卽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遣載還之及
是爲晏所斬臨刑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獄索兒攻申闈久不
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闈闈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 山陽王休
祐在歷陽遣輔國將軍劉勔進軍小岷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
季之以合肥來降 沈約曰江左置南汝
陰郡所治卽合肥縣 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
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

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

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龍驤將

軍辟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劉詢曰池州南

地梁置南陵縣治赭圻城唐長安四年移治青陽城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助書曰舟楫已

辦糧仗亦整三軍踴躍人爭效命便欲泝流挂帆直取白下白下在江

甯縣界臨江津願速遣陶亮眾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

子助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

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

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鵠洲鵠洲在宣城郡南陵縣左傳之鵠岸也

則鵠頭在宣城界鵠尾在廬杜預曰鵠岸謂廬江舒縣鵠尾諸浦是

江界鵠洲則江中之洲也殷孝祖負其誠節謂其委鎮勤王不顧妻子也陵

輕諸將秦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補註南謂尋陽以其地在建康之西南也孝祖悉欲

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甯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眾竝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眾軍水陸竝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竝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甯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竝反國家所係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且

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
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與甚悅許諾
攸之既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願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
濟國活家豈計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冀濟艱
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
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與帥諸將進戰
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
祖龍驤將軍濟北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
大破之追北至姥山而還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北四十五里有慈姥山又巢湖中有姥山幼文驥
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口巢湖口及白水口也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
拔之王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

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鵝尾鵝尾在湖下留薛常寶等

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各散還共保潯湖

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以荒縣荒郡或五品至

三品散官有差荒郡荒縣檢邊郡縣被兵荒殘者也賜之者以郡守縣令及參佐職名賜之軍中食少

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自隱卹故十萬之

眾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眾三萬鐵騎二千東屯

鵝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舊兵謂尋陽先所遣陶亮孫仲之等之兵胡宿將勇健多權略

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蔡那前陽冠軍人子弟在

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

人并運資實至於赭圻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

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

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道成乃屯軍破釜以爲永聲援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有之貶爵爲松滋侯

庚子魏以隴西王源賀爲太尉 上遣南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

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勦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

珍善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啟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

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

付祐曰馬頭城在壽州盛唐縣北

前奉朝

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

以黑爲司州刺史

以鄭黑之東扞而拒琰之則起兵淮上蓋在東面正陽之謂考異曰宋殷琰傳作鄭黑今從宋

本紀

宋略 殷琰將劉順師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

宛唐

宛唐浚水經注作死季云肥水過九江成德縣西北入芍陂又北右合潁潁水水積爲陽湖潁湖水白塘西北遷死季亭

宋泰始初劉順據之以拒劉劭祐通典作死

虎已死虎地名在壽州壽甯縣東四十餘里 劉劭帥眾軍攻進

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

柳倫臺之所遣

補註先是上言倫說度令還倫至卽與叔寶合

慮其慳順故不使統督二

軍及勳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

勳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壬子斷新錢

并元嘉四銖孝建四銖皆斷不用也

專用古錢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

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

查水中浮木也船腹船中心也

陽覆船順風流下以

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

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漣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脣隔小

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眾大敗捨糧棄甲緣山

走斬獲甚眾胡被創僅得遣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

關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甯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

人陳紹宗單舸奔鵠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緩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覆板不能供程大昌曰魏晉至梁陳授官有板長一尺二寸厚一寸闊七寸授官之辭在於板上為鵠始用黃紙鄧琬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顛下尋陽顛悉雍州之眾馳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

散騎侍郎明僧暲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暲為青州

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元默據琅邪武帝平齊置平原郡於梁鄒樂安郡於千乘元

默據琅邪起兵非就郡起兵也劉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元龜據

盤陽城武帝置清河郡於盤陽廣川郡於武強五代志齊郡長山縣舊曰武強廣川後并東清河平原二郡入焉改曰東

平原郡齊廢郡改武強曰長山則是平原清河廣川三郡皆置於隋長山縣界盤陽城後陽縣也屬濟南郡應劭曰在般水之隈按

水經註般陽縣西南卽梁鄉縣劉陶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

曰唐蒲州

蒲州縣漢般陽縣地也

據臨濟城

文帝置高陽郡於樂安地孝武置勃海郡於臨濟地

立

起兵以應建康元邈元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

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衆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

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

杜佑曰東陽城青州屬治益都縣東城是也

文秀

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大丈夫當死戰場

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子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爲兩亡遂死之

僧嵩元默元龜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

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

劉勳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齋一月糧旣與勳相持糧盡

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

言於劉劭曰劉順精甲八千我眾不能居半相持既久疆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閒道襲其米車出彼

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走矣劭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

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閒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

水經注曰謂水

上承施水於合肥縣北復逕縣西積爲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雩亭南夾橫塘西注宋泰始初劉順據之以拒劉劭杜叔寶送糧死雩劉劭破之此塘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

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

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

夜剽順眾潰走淮西就常珍奇

常珍奇據懸瓠在淮水之西

於是剽勦鼓行進

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勦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

王休祐與殷琰書爲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勦

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眾心

不一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爲

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蠻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

史丁未以尙書左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庚戌以甯朔將軍劉

乘民爲冀州刺史

甲寅葬昭太后於修甯陵

薛索兒進擊鍾

離張永遣甯朔將軍王寬據盱眙還其歸路索兒擊破臺軍主高

道慶於石甯將引兵西歸王寬與軍主任農夫又進據白鵝湖以

要之永慮寬兵少遣肅道成助之索兒欲東要擊道成使不前道成鼓行結陳直入寬壘索兒望見不敢發經數日索兒引軍頓石梁道成追之至葛冢候騎還云賊至道成分軍爲兩夾營外以待之俄頃賊馬步掩至又推火車數道來攻相持移日道成出輕兵攻敵西偏又使馬軍合擊其後賊眾大敗追奔獲其器仗進屯石梁澗北索兒夜遣千人來斫營營中驚道成臥不起宣令左右按部不得動須臾賊散道成又於石梁西南高地築壘通南道斷賊走路索兒來爭道成又擊破之索兒退保石梁

今揚州六合縣縣有石梁河江方置

石梁郡隋唐之閒置石梁縣

食盡而潰走向樂平樂平縣前漢曰蒗屬東郡後漢章帝更名樂平江左以樂

平縣民流寓者僑立

樂平縣於鍾離郡界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

合肥詣裴季之降傅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

之送詣劉勔勔窮自慰勞詰其叛逆戮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
勔又問曰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卽其才用卿何
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閒乎靈越曰薛公禦兵淮北威震天下不
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然事之始末備皆參豫人
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
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
顛都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顛帥樓船千艘戰十二萬來入鵠
尾顛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
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
胡常切齒悲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顛借襄陽之資顛
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云建

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

眾萬餘人圍義陽

宋白曰義陽水漢平氏縣義陽鄉之地魏黃初中分平氏居義陽郡及義陽縣

邵琬使

司州刺史龐孟蚪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

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竝舉郡來降襲道憐之

孫也蕭道成子贖爲南康贖令

贖縣漢屬豫章郡吳屬廬陵郡分屬南康郡章貢二水合而爲

邵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桓康攜贖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

逃於山中與贖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贖南

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贖贖與戰擒之贖自號甯朔將軍據郡起

兵

據南康郡也考異曰宋邵琬傳云世子與南康相沈用之等據郡起義朱略亦云沈肅之以郡招贖起義技贖始自獄中劫出

院所署南康相不容便與之

同今從蕭子顯南齊書紀

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爲

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

豫章廬陵臨川安成南康五郡皆在南江上流

以防襲等

衡陽

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入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始與人劉

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

之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上以萬

周行廣州事初武都王楊元和治白水據北史世武都之白水也案五代志武昌建威

縣舊立白水郡建威微弱不能自立棄國奔魏元和從弟僧嗣復

自立屯葭蘆伐欣壽至巴東巴東人任叔兒據白帝自號輔國將

軍擊欣壽斬之叔兒遂阻守三峽江水自巴東至夷陵其間有廣漢峽巫峽西陵峽謂之三峽一

曰三峽西峽歸峽巫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蕭惠開復造治中程略無缺處隱天帳日非日中夜分不見日月蕭惠開復造治中程

法度將兵三千出梁州楊僧嗣帥韋氏斷其道閒使以聞秋七月

丁酉以僧嗣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諸軍與袁顛相拒於濃湖

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邊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

溪江岸最狹

新唐書地理志宜州南陵縣有梅根監錢官下云陳廢至錢溪溪軍於梅根蓋今之梅根港是也以有鑄錢

監故謂之錢溪

去大軍不遠下臨涸湫

旋流曰涸伏流曰湫

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

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竝贊其策會龐孟虯引兵來助殷琰劉劬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虯蟻聚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劬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眾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

揚州

揚州謂世康

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

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

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

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

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

考異曰宋略曰胡進

軍鵠頭遣其將陳崇以三百舸逼錢溪今從宋書

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尙遠

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不得妄動治

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

數百擊之眾軍相繼竝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

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顛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

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

以牛皮冒艦以繫矢石因謂之皮艦

斬獲千數是

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還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竝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眾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顛駭懼攸之曰暮引

歸 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龐孟蚪進至弋陽

劉勳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 漢志六安縣有蓼縣晉屬安豐郡水經注決水逕蓼縣故城東澗水

會馬所謂蓼潭當在此處大破之孟蚪走向義陽王元謨之子曇善起兵據蒺

陽以應建康孟蚪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嶺道標襲合肥

殺汝陰太守裴季之劉勳遣輔國將軍垣闕擊之闕闕之弟 垣闕見一

百二十九卷孝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

武帝大明二年

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 崔道固爲土人所攻

閉門自守上遣使宣慰道固請降甲寅復以道固爲徐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虬敗竝開門出降 丙寅六眼龜見東

陽長山文如爻卦太守劉勰以獻 張興世既據錢溪澗湖軍乏

食鄧碗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鵠頭內路

欲攻錢溪鵠洲在江中江水分流故有內路外路 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

戰未閑水鬪若步戰恆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

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計吾不爲也乃託瘧疾住鵠

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

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

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顛曰興世營寨

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
遏其上大軍在此鵠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顓
怒胡不戰謂曰糧運艱蹙當如此何胡曰彼尙得泝流越我而上
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
人步趣南陵迎繼仲玉至南陵截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懸榜
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

水經註江水自江城東入爲貴口今池州貴池縣之池口卽貴

口也張愛民曰自銅安舟行六十許里至梅根港又五十許里至貴池口遣閒信報胡令遣重軍接接

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顓
營悉虜其資實胡眾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
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顓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
遁去己卯詎顓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

顛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顛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
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顛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爲小
子所誤呼取常所乘營馬飛鸞謂其眾曰我常自追之因亦走庚
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顛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顛顛走
至鵝頭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
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
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
言事遂斬顛首南史顛走至
青林山見殺詣錢溪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
伯珍并送首以爲己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
袁顛已降軍皆散唯己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
據溢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江中洲曠節節有之舟行
附南岸者謂之內路附北

岸者謂鄧琬聞胡去憂懼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竝不

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

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

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甯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

稅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

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竝殺之悅因單舸

齋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無主放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

陽被繫作部作部主作器仗在尋陽城外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

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

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於上饒晉太康地志鄱陽郡有上饒縣而晉書無之當是吳立今

爲信州有路通鄱陽宋白曰信州上饒縣本秦番縣界漢爲番陽縣今州古城遺蹟界身中所廢古上饒也所謂上饒者以其下

澧州之故也九域志郡陽東南至上饒五百四十里帝使蕭道成領三千人禦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道成軍容寡闕乃編椽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不戰而退旣又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暉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罷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眾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爲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甯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保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此竟陵之石城今鄂州長壽縣是也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爲沙門潛走追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

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旣陷逆節手書忠義

請殺王應之也

何而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

王子元竝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荆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初赭圻濃湖之平賊軍委棄寶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彊弱爲多少唯沈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己酉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

從中書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之請也訢崇之子也

此別一李崇非頓邱之李

崇也補註李崇釋魏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九年

上旣誅習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

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尙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

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與子趨子期東

平王子嗣子悅竝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

路茂之

二路皆昭太后子孫

兗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駿龍皆坐誅世祖二

十八子於此盡矣初王太后崩後數日廢帝夢太后謂曰汝不仁

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子尙愚悖亦非運阼所及孝武險虐滅道結

怨人鬼兒子雖多竝無天命天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廢帝慮

之聚諸叔於都下至是果如其言劉劭圍壽陽垣閔攻合肥俱

未下劭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

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簡下馬可斬劭笑曰觀其意

必能立功卽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辭道標笑

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劭擺廣之爲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

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勳卒更依賈之廣

之不以為恨薦為東海太守

肅之王廣之薦皇甫嵩為東海太守在齊世祖時

沈靈寶

自廬江引兵攻晉熙

晉安帝分廬江立晉熙郡今舒州即其地也晉熙先附壽陽故攻之

晉熙太守

閻湛之棄城走

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

柳元怙兗州刺史畢眾敬

考異曰宋略作畢榛後魏書云小名榛今從本傳

豫章太守殷

季汝南太守常珍奇竝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

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

考異曰後

魏紀安都與常珍奇降皆在九月而宋本紀宋略遺張永等北出皆在十月今從之

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

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

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鄰之所宥亦已多矣況安

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

如其外叛將爲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
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才識不足狡
猾有餘若長轡緩御則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將懼而爲計
恐非國之利也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
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考異曰宋略十二
月壬寅珍奇復以

郡叛於時宋
朝始聞之耳

皆請兵自救

戊寅立皇子昱爲太子

薛安都

以其子爲質於魏魏遣鎮南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
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拓跋石都

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

魏無南雍州下又
書安都都督徐雍

五州諸軍事蓋一
時創置尋省併也

以安都爲都督徐雍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

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

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

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眾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眾

敬爲兗州刺史眾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他罪誅

考異曰後魏書眾敬傳云元賓

有他罪或獨不捨之宋略云孫息在都已誅矣今從之舊考魏書云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爲正員將軍至魏與父俱爲上客賜爵須昌侯後以元賓勳重拜平南將軍兗州刺史父子相代爲本州常世榮之時眾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收不聽起觀斷其決將所然喜見顏色元賓爲政清平善恤民物百姓安樂之以父憂解任其年卒然則元賓蓋未嘗誅也眾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之年唯有一

子今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邱眾敬請降於魏

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眾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

己未軍於稔

稔縣屬濟陰郡後漢省其地當在曹州界

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帥

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

應甄城在汝水南

中書博士鄭義曰

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管籥也籥據有

劉壯也

據有

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

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義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

屬魏連營南奔

淮西七郡汝南新蔡汝

州汝陰陳郡南頓潁川魏遣建安王陸

附民有陷軍爲奴婢者赦悉免之新民大悅赦侯之子也多智有父風高宗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吉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乙丑詔坐依附尋陽削官爵禁錮者皆從原蕩隨才銓用

劉勔圍壽陽自首春至於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恩者安其心引者引使歸順今直

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眞非所以速濟方難也

方難謂一方之難也

不從琰

得詔謂劉劭詐爲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卽殺

之守衛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眾

情離沮攸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

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

在淮次

謂西河公石在汝南之軍也

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

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曰將軍嚴關峭

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擗誅皆欲自我於魏僕所

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宏曠蕩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

舍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劭意

丙寅琰帥將佐而縛出降劭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

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

水經註師水源出大嶺山又北

遠峽首山西又東逕義陽故城北南北對

境圖海河在今信陽軍羅山縣西北界將救壽陽聞玳已降乃

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玳復仕至少府而卒

蕭惠開在益州

多任刑誅蜀人猜怨玳曰臥虎崗費欣辭敗沒程法度不得前於

是晉原一郡反

沈約曰李雄分獨郡之江原臨邛爲諸郡皆應之漢原郡晉穆帝更名晉原唐爲蜀州

合兵圍成都城中東兵不滿二千惠開悉遣蜀人出獨與東兵拒

守

東兵惠開隨行諸州也

蜀人聞尋陽已平爭欲屠城玳至十餘萬人惠開

每遣兵出戰未嘗不捷上遣其弟惠基自陸道使成都赦惠開罪

惠甚至涪蜀人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帥然

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降城圍得解上遣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

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己功更變說蜀人使攻惠開於是處處

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寶首進逼成都眾號二十萬惠開

欲擊之將佐皆曰今勳勞使至而拒之何以自明惠開曰今表啟

路絕不戰則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甯太守蕭惠訓等將萬兵

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囚於成都

沈約曰文帝元嘉十年免吳營僞立宋甯郡寄治成都

遣

使言狀上使執送寶首召惠開還建康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

唯知逆順不識天命且非臣不亂非臣不平上釋之尋以爲少府

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有花草甚美

惠開悉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

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如肝肺者而死是歲僞立兖州治淮陰

徐州治鎮淮青冀二州其一刺史治鬱洲

兖徐青冀皆於魏故立僞州

鬱洲在

海中周數百里累石爲城高八九尺虛置郡縣荒民無幾張永

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礮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

輜重於武原

水經註武原縣在郟縣西北按武原縣自漢以來屬彭城郡宋志南彭城郡有武原縣而徐州之彭城

無之蓋自晉氏永嘉之亂其民南徙而故縣邱墟也杜佑曰泗州下邳縣北有漢武原縣故城魏尉元至彭城

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眾就永元進攻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一終